■ 人物简介

古雨,42岁. 出生在云南省昆 明市一工薪家 庭,有两个哥哥, 大哥染有毒瘾。

她中学开始 训练篮球,后 来,到云南省篮 球队的青年队, 打组织后卫。

1989 年 20 岁的古雨考取云 南财贸学院,学 工商财会专业 担任班长,学生

1993 年,大 学毕业后,她被 推荐到昆明市一 个区的财政局 在局长办公室工 作。"那时,单位 里都说科室里来 了个靓妞。"身高 1.68米的她,皮肤 白皙,收入充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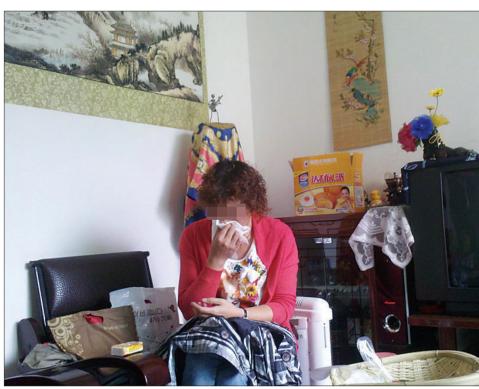
1995 年染上 毒瘾 她便从"宫 姐"变成赤盆。其 间,多次戒毒,又 多次复吸。如今, 已经戒毒近10 年,在社区做帮教 工作,劝诫其他吸 毒人员远离毒品。

□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云南报道

云南吸毒女:

戒掉毒瘾 帮教别人

曾是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生,染上毒瘾从"富 姐"变赤贫;后在社区帮扶中脱离毒品,劝诫他人戒毒



6月20日,说起吸毒经历,古雨掩面哭泣。

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6月22日,昆明,小雨。 42岁的古雨,坐在卧室 里,在一块模板上刷着廉价墨 水,然后用一张红纸蒙上去、 揭下来。这是她现在的工作, 印刷祭祀时用的"清洁纸"。

她一天工作10个小时。 刷几千张纸,每张纸能赚一 分五厘钱,全家大部分的收 入来源于此。

古雨说,如果没有吸毒, 她现在"起码也是个财政局 的中层干部",或许还有宽敞 的办公室、私家车和大房子。

吸毒,让她毁掉了美貌, 也丢掉了在昆明市某区财政 局的一份工作。经过多次戒 毒,如今,她已戒毒近10年, 在社区担任劝诫工作,以自己 的经历劝说别人远离毒品。

从"富姐"到赤贫

1995年,古雨第一次见 到海洛因。

古雨说,当时,在昆明市 一区财政局工作的她,感觉 常遭领导刁难。"老局长调走 了,新局长不愿意用原来的 人。"她在业余时间结识了新 的朋友圈子:有银行的,税务 的,还有做生意的朋友。

有一天,她到一个做生 意的朋友家里玩,朋友的朋 友带来一包海洛因。当时, 26岁的古雨,第一次接触到 毒品。此后,染上了毒瘾,每 天她要花50元去买。

毒瘾发作时"如千万只 蚂蚁在啃食自己的骨头"。 买不到毒品,古雨坐立不安、 浑身发抖,眼泪、鼻涕一起流 话谁"。

每天上班前,古雨要先 吸食毒品,从一天吸食一次 毒品,逐渐变成一两个小时 发作一次。后来,她已无心 上班,心里想的是"今天能 否有存货","明天到哪里买

古雨说,她那时攒下的 钱加起来能有四五万。帮 他戒毒的街道办事处冒警 官说,那时,云南每平米房 价几百元,她的钱能买两栋 小面积的楼房,她算是个

除此,她还接了4家公司 的兼职,帮对方做账,每月下 来能有两三千元额外收入, 但这仍不够她的毒资。

"这么多首饰都卖了。 月20日,在采访中,古雨两手 合拢比划着说,那时她的金 链子、耳环要两手捧在一起 才能盛下,全被她变卖,换成

两年间,积蓄花费殆尽, 古雨从"富姐"变成了赤贫, 她几乎再不买衣服,不买首 饰,追求她的人也被抛在一 边,心里只有毒品。

皮肤也变得越发暗黄 为此,她只能涂抹更多的化 妆品,用来遮盖她的脸。

当时,古雨的父母家住 在昆明得月桥社区,社区 主任张寿萍记得,上世纪90 年代的得月桥社区内,有一 个大市场.人员关系复杂, 很多家庭有人吸食毒品,当 时有居民说,"谁也不要笑 变成了"老鸨子"

"爸爸,救救我"

还有一男一女。古雨说,他们三人合伙"介绍生意",赚 1997年3月的一天,古 雨蹲在床边吸毒,刚好被父 了钱就一起买毒品。 亲从房间门缝里看到。 她说,现在身边的朋友

和古雨一起做"老鸨"的

已有十几个人因为吸毒过

量,很年轻就死掉了,其他人

大多"妻离子散",有人戒掉

毒瘾永远离开了这个城市。

死者中,就有那名女"老鸨"。

1998年,古雨又因复吸

劳教期间,她的母亲去

社区主任张寿萍说,她

带着米、面去看望古雨一家,

发现他们已在为一日三餐发

愁。"他父亲当时已经卧床,说

了好几次,让我们照顾她(古

雨)。确实太可惜了,一个大

古雨说,从2003年开始,

在接受社区的帮教时,30

世。"临走没给我留下一句

古雨说,在戒毒和劳教期间,

话,我在她心里已经死了。

爱情与低保

毒品被抓,劳教两年。

父亲一脚把门踹开,扯 下堵门的铁头,大概有七八 斤重,甩手朝她头上砸去。 "如果砸中了,我当场就死 了。"古雨说。

古雨说,她的爷爷早年 曾抽鸦片,她父亲深知毒品 的危害。"姑娘呀,这个(戒 毒)要脱胎换骨啊"。父亲说 完,大哭起来。

古雨记得,她抱着父亲的 腿,哭着说:"爸爸,救救我。" 此时,她已经没有能力

1997年,在家人建议下, 父母从未看过她一次,只是 她开始服用一种叫"三唑仑" 托她两个哥哥送钱。 的戒毒药,这种强效麻醉让 2003年,古雨被第三次 她大睡三天。此后,为了能 劳教后回到家,父亲查出了 继续睡去,她又一气吞下15 癌症。在照顾父亲最后的日 子,她决定戒毒。

醒来,她发现一只眼睛看 不到东西。因为药物过量,烧 坏了她的眼神经,"这只眼视 力只有0.1了,几乎失明"。

然而,古雨还是难忍毒 瘾,再次偷跑出去买毒品。 1997年6月,古雨被关

学生。" 进戒毒所,经过三个月的强 制戒毒。刚回到家,她收到 她没有再吸毒。 了单位的辞退通知。

被辞退后,古雨继续从 多岁的古雨遇到了她的爱情。 家人手里骗钱买毒品。古雨 穆新月.一名小她两岁 说,为了吸毒,她甚至还去一 吸毒中更长的男子, 脸色比 家四星级酒店,用英语为别 古雨更暗,双腿因吸毒患上

人介绍出台女,赚取毒资,她 了脉管炎,下肢已布满黑斑。

他曾是一名铁路工人, 1988年,被单位临时抽调,在 铁路系统内查外易燃、易爆 品,以及毒品。期间,穆新月 曾查获一批毒品,私藏起来 没有上交。之后,穆新月便 开始吸毒,无法自控,曾三次 到戒毒所戒毒,都没戒掉,工 作也丢了。

后来,古雨和穆新月所 在的社区,帮他们戒毒康复 和申请低保。享受低保的条 件是:他们须定期进行尿检, 检查不再吸毒方可继续领取 低保。

据张寿萍统计,得月桥 社区登记吸毒人员有100多 人,在享受低保的30多人中, 有六七个人坚持不住,再度 复吸。"古雨能坚持戒毒近10 年,不容易。"

帮教别人戒毒

2006年7月,古雨和穆 新月注册结婚

婚后,穆新月想要自己 的孩子。但是,家人担心,两 人的吸毒史会不会给孩子遗 传毒瘾。

"我们是想找一个新的 生活目标。"穆新月说,到医 院检查后,确认两人的身体 状况可以要孩子。怀孕5个 月后,古雨还犹豫,"将来拿 什么养孩子。"

古雨说,她和穆新月都 曾找过几份工作,不过,公司 一日知道他们有吸毒中 即 便已戒毒多年,但还是很快

2007年3月,古雨、穆新 月和新出生的儿子,住进了 刚宙批的廉租房。让他们高 兴的是,目前,没有发现几子 有什么身体状况。

2009年4月,古雨成为 一名社区帮教,帮助社区40 多名吸毒人员康复。她经常 入户与这些吸毒人员交流, 讲自己的故事,告诫别人不 要碰毒品。

现在,得月桥社区组织 戒毒活动,社区主任张寿萍 都会交给古雨。张寿萍说, 她能策划、能组织,还能写稿 子、做主持,很多社区的吸毒 人员并没什么学历,古雨是 最高学历者之一

如今,古雨的帮教工作 已期满,每天除了做饭、洗衣 服,接送孩子上下学,就是刷 "清洁纸"挣钱养家。

和穆新月一样,古雨和 她吸毒的朋友们逐渐断掉了 联系。在他们看来,只有和 这些人断掉联系,才能真正 脱离原来的环境。

古雨从未参加过大学同 学聚会。每次接到激请,她 会问,是AA制还是轮流请 客?得知是轮流请客,她都 会借故推托。

回忆起十几年前的自 己,古雨"啧啧"感叹。她说, 如果不吸毒,她可能还会留在 财政局。"早就是中层了。"古 雨低头吸了一口纸烟。

(应采访对象要求,古 雨、穆新月为化名)



古雨将儿子的绘画作品贴在家里的墙上。



6月22日,古雨在家刷"清洁纸",她以此谋生。

继王府共 中关村后





